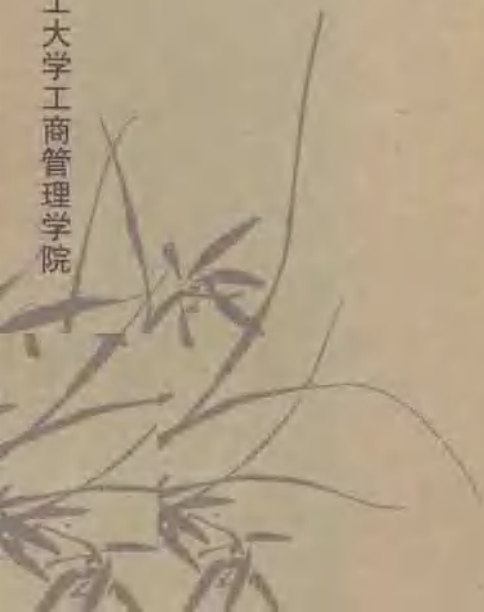


为师之道

管院师说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为师之道

管院师说



# 目录CONTENTS

- |    |                  |    |                  |
|----|------------------|----|------------------|
| 4  | 叶春生<br>春生秋实 桃李芬芳 | 31 | 林景俊<br>心之所系 梦萦情牵 |
| 7  | 罗荣<br>大道至简 平淡为真  | 34 | 周裕新<br>不平凡的人生    |
| 10 | 厉以京<br>十号楼的故事    | 37 | 许统邦<br>人生犹如一壶香茗  |
| 13 | 王剑琴<br>侠骨柔情 剑胆琴心 | 40 | 侯先荣<br>花红柳绿间晴空   |
| 16 | 黄海潮<br>海潮涌动 波澜迭起 | 43 | 马良渝<br>责任在心 责任在行 |
| 19 | 江兰标<br>兰者 风知高雅   | 46 | 杨建梅<br>笃行淡定 学者情怀 |
| 22 | 朱慧强<br>不须扬鞭自奋蹄   | 49 | 李荣钧<br>乐在学术人生    |
| 25 | 廖明洵<br>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 51 | 黄培伦<br>厚培其根 敦伦尽份 |
| 28 | 范中志<br>巾幗不让须眉    | 54 | 崔毅<br>毅然前行学者心    |



- |              |                |
|--------------|----------------|
| 李业           | 梁彤纓            |
| 57 潜心教育 诲人不倦 | 85 善为人师 化育桃李   |
| 陈海声          | 张卫国            |
| 60 从求学到从教    | 88 专注是一种美      |
| 龚振           | 周霞             |
| 63 坚持成就卓越    | 91 心怀感恩 人生更美   |
| 雷鹏           | 朱桂龙            |
| 66 激励学子 传递成功 | 94 在执着中前行      |
| 张红           | 徐学军            |
| 69 认真研究 爱心育人 | 97 悉心为师 教学相长   |
| 蓝海林          | 李敏             |
| 72 热爱讲台的学者   | 100 无悔三尺讲台     |
| 沙振权          | 刘善仕            |
| 76 “只想做好每件事” | 103 文章写在大地上    |
| 沈乐平          | 孙延明            |
| 79 绿叶与红花媲美   | 106 孜孜追求 默默奉献  |
| 刘志超          | 王爱虎            |
| 82 属牛的性格     | 109 “不为了生活而生活” |

# 为师风采

## 管院师说

策划：蓝海林 张培祥  
主编：黄培伦  
副主编：冯璐  
美编：杨浩  
出版：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校友会



春生

桃李秋实

芬芳



叶春生

欧阳修《秋声赋》中的一句：天之为物，春生秋实。此乃叶春生教授的真实写照。

叶春生教授是华南理工大学管理工程系（工商管理学院前身）的创办人和主要负责人，一位为教育事业奉献了半个世纪的老教育工作者，如今德高望重、著作等身，功成名就的他却是谦虚而又平易近人。现虽年过八十，却精神矍铄，依然活跃在国内外的管理讲坛，为管理教育事业传承薪火。

“我只是其中的一员，还有很多人都做过贡献”，当提及老教授创立管理系的那一段历史，他说：“我们当时处境十分困难！”老教授叹了口气，讲起了那段难忘的历史。中山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毕业后，叶春生教授在香港教了一年中学然后回中大化工系任教。1952年，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央号召“全面学习苏联”，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叶教授调到了院系调整后的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前身）化工系，为了推行新的教学计划，需要培养新的师资力量。1952年至1954年，他被选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班向苏联专家学习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学习结束后回校主讲《工业经济与企业管理》、《安全防火技术》、《工厂设计概论》等课程。叶教授对我们说，这三门课是工科学生作为未来工程师所必要的，为工程师走上生产设计与管理岗位提供一定的基础。

1957年“大跃进”时，有很多人无视生产规律与经济效益，乱上一些不可能有结果的生产项目，认为“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而然就上去，可以不要管理”。当时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杜拉克说：“全世界都在重视管理，只有中国共产党例外。”叶教授谈到这里，痛心疾首：“大跃进简直是浪费国家资源的大混乱。”叶教授的课程涉及到生产中所出现的各种事故和隐患处理、职业病预防。但在那个年代，叶教授却被说成与“大跃进”唱反调，给社会主义生产抹黑。叶教授说：“从事生产和建设，既



要懂技术，也要懂得经济和管理，否则只能是‘少、慢、差、费’，不可能是‘多、快、好、省’，这是客观规律。”“只要是对的，我就坚持！”虽然忠言逆耳，但叶教授面对“大批判”正气凛然。

在文革期间，经济学、管理学一类学科被全盘否定，叶春生教授辛辛苦苦编写出来的讲义也被断章取义地写进了大字报，遭到铺天盖地的批判。尤其是其中的一句“利润是一个综合指标”，这句对于每个现代人是一个常识的问题，在当时反修正主义、讳言“钱”字的情况下，叶教授被扣上了“散布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毒素”的罪名。叶教授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时至今日，他淡淡一笑：“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这句话的正确性和必然性。”

真理毕竟是真理，谬误终究是谬误。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管理”重新提到日程上来。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叶教授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广东省科协委派他担任省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副会长兼总干事长。开始时因组织架构不合理和一些领导人的官僚主义，使得这个学会运作很困难。于是叶教授按照管理学的原则进行全面改组，亲自制定组织章程，将担任副会长的许多位政府官员改聘为顾问，成立理事会及常务理事会，被选为理事长的叶教授以身作则，任劳任怨，除了开展国际和国内学术交流活动，还长期组织各高校教师和研究会理事开班培训人才，传授现代经济与科学管理的知识，并带头组织了厂长经理研究会，开展各种培训和学术活动。在他的领导下，研究会真正发挥了作用。1980年叶教授还兼任中国经营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参与全国性的经营管理培训及学术活动的组织领导工作。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但广东企业界的管理水平令人担忧。叶教授不辞辛苦，为传播现代管理学的知识四处奔走，大声疾呼。改革开放伊始，他受广东省科协委派在省内各地区举行大型讲座宣

传有关技术经济和现代管理的基本知识，受到热烈欢迎。

1982年初，香港中文大学第一任校长李卓敏和香港企业一些知名人士想在广州与高校合作举办高级管理人才培训中心。叶教授看到了中国急缺管理人才的现状，于是把握这次机遇，在华南工学院领导的支持和其他教师协同下，共同筹办了管理工程系。管理工程系一开始就开设了省委组织部委托举办的全省性工业企业管理干部专修科，然后于1983年秋季正式招收本科生，1984年以导师制招收硕士研究生，同时还受各单位委托举办了多个工程师、管理干部培训班。而为了培训管理师资，叶教授利用他同香港中文大学的关系，保送了多位年青教师到该校学习国际性的专业课程，如国际市场学、组织行为学及人力资源管理、现代经济学等等。这些教师后来在华工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的还担任了领导工作。随着教师队伍的逐步扩大、学科专业的不断发展，1992年工商管理学院正式成立。管理工程系初期培养的很多学生，都是珠江三角洲一些企业以及政府部门的骨干，他们接受了全面的管理知识培训后，其中许多人现在都成为社会的精英，如现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梁伟发、前广东省邮政局局长喻军、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副厅长钟健辉、香港招商局集团发展研究部总经理丁安华等等，均是管理工程系成立初期培养的华工学生。

谈起自己的得意弟子，叶教授屈指指头如数家珍。许多昔日的学生如今一直和他保持联系，逢年过节总会登门拜访，或者请叶教授以及其他几位老教授吃饭叙旧。而最令叶老欣慰的是，“当时所培养的研究生，现在在工作岗位或个人创业上都颇有成就，能解决实际问题而非空谈理论。”

叶教授谈到管理学的根本首先在于“怎么学管理”，然后才是“怎样去管理”。他认为管理来自于实践，作为管理者没有实践经验是不行的，而管理



经验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它不像物理、化学这些理科的东西，可以在实验室进行研究，他十分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于此，他不辞劳苦地年复一年，一次又一次地亲自组织带领学生到各地企业考察、到工厂实践，让学生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叶教授一再强调，理论重要，方法也重要，但是，成功单靠这些是不足够的，作为管理者，一定还要有胆略和魄力，有勇气坚持正确的观点，他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要相结合”的为人处事哲学，也一直以此指导他的学生们做出不凡的成绩。

1989年叶教授荣休后到香港定居。他早年就跟香港多所大学有学术往来，从1990年至今，叶教授一直在粤港两地来回讲学授课，帮助港人了解大陆企业，帮助大陆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89年至1990年他在浸会大学当访问教授时，主持编写了《中国企业组织管理》，此书后来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于畅销而修订再版。继后又为三联书店主编出版《ISO-9000——优质管理的基础》和《人力资源管理及开发》等书。这些年来，他曾在香港树仁大学讲授过《工业管理》和《国际企业管理》，其后又在香港理工大学兼职讲授《生产管理》。1994年至1996年曾在国际企业担任管理顾问，专门从事中外合资企业的咨询顾问及培训工作。2000年，他受聘在香港生产力中心开设了三期《投资中国营商实务指引》讲座班，2001年至2005年受聘于香港理工大学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训中心专责编写企业管理中文教材五本。香港中文大学、浸会大学和香港岭南大学的中国贸易学会每年换届时都会请叶教授担任顾问嘉宾并讲话。2004年，他受聘于澳门镜湖护理学院为学术出版顾问，主编《康护之声》季刊并指导写书出版工作。2007年，他在香港三联书店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各出版了一本书，分别是《运筹帷幄——投资中国营商实务精要》与《华人管理本土化研究》。除了讲学及编著写书，

叶教授还为香港信报政治、经济、企管专栏撰写文章，十多年来已公开发表过两百多篇。“做人要立志做事，而非追求当官”，叶教授曾就读于中山故乡纪念中学，大学则是中山大学，他常以孙中山先生的名言自勉，为了教育事业而兢兢业业、辛勤耕耘、默默奉献。

叶教授如今仍然十分关心学院的发展，每次回到广州，他都一定抽空到学院走走。学院举行的大小庆典或校友聚会，只要时间允许，叶老必定应邀出席。而身为学院的顾问教授，叶老还把向外界宣传介绍学院当作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为学院与香港学术界之间增添了一条联系的纽带。“从当初的管理工程系，到现在的工商管理学院，一眨眼已经二十五年了。学院的发展变化我是看在眼里、甜在心里，深感欣慰！”面对当年辛苦培育的“幼苗”，现在已经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叶教授怎能不感慨万千呢！

叶教授现已高龄八十多，但身体健康，平日爱好看书及步行，近十年来每年都去国内外旅游一两次，他说希望有生之年能走遍全球，以比较的眼光观察世界。

之于工作他热情似火，之于学院他关怀备至，之于名利他淡泊如水。“星月皎洁，银河在天。”所谓举重若轻，叶教授其人也。

文 / 温春生 冯璐

叶春生，1922年8月生，广东台山人，教授，硕士生导师。1949年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1950-1952年在中山大学工学院任教，1952年调入我校，1952-1954年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班进修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曾多次到香港中文大学等多所高校做访问教授。1989年5月退休。1989年6月到香港定居后被聘为华南理工大学顾问教授。长期从事企业管理研究，主讲工业企业管理、国际企业管理等课程。



# 大道至简 平淡为真

黄昏时的 12 号楼外，历经沧桑的老树见证了罗荣兴衰的岁月变迁，当落日的余晖洒在这位七旬老人的身上，你会看到他慈善的眼睛温暖而有神。也许你隐约能感受到厚重的积淀此刻正慢慢弥散开来，像是站在时间的门槛上回望，视线里出现的是一个洗尽铅华的身影——他就是罗荣教授。

罗荣教授出身行伍，在政治和学术上都有不小的成就。尽管如此，他却始终谦虚着。他说，自己只是一颗铺路石，一个平凡的教育工作者，他所做的都只是为了不辜负老师学生家长的期望而已。然而这位看似平凡、不事张扬的老人，却在工商管理学院这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中，做出了太多不平凡的贡献。





### 梅花香自苦寒来

罗荣教授小时候的生活贫穷而艰苦，他依稀记得六岁的时候就已为地主家放牛。雨天的时候背着地主家的小孩去私塾，他则在窗外听那朗朗的读书声，浮想联翩。对于那个神圣又神秘的世界，他的内心充满了向往。但那毕竟不是属于他自己的世界。后来他参加革命军队，在部队里他从自己的名字学起，向周围的所有人学习文化知识。军旅生涯异常辛苦，但是他从没有放弃过学习。随身携带树枝、炭条的他时刻都准备学习，对学习文化达到了痴迷的地步，也就在那个时候，一个崭新世界向他敞开了大门。

被他的好学上进所打动，组织送罗荣进工农速成中学。抗美援朝的时候，他一心想去前线做一个战士，浴血奋战铸军魂，首长却说：“这个小鬼悟性很高，学习认真，留下来继续学业，将来可以为国家建设作更大的贡献。”部队的千军万马上了前线，他却被单独留下来学习。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后，学审判法的他一心想去政法一线做一个法官，公正无私主持正义，学校领导却认为，他学习优秀、思想先进、有很好的组织领导能力，建国初期执法人员少，而政法教育阵线上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在学校众多工农干部出身的毕业生中，他被单独留下来教书。在学习、教书的过程中，他长期兼职或专职从事党务工作。就这样，凭着自己的努力，他创造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不平凡。

而后罗教授因为优异的成绩，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并获得了优秀研究生的称号，但紧接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得政法院校停办了。

于是，他只好转而从事经济教学，却也为日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结缘埋下了伏笔。

### 属于大家的奇迹

1978年邓小平主持的“全国科学工作者大会”，送来了学术的春天。管理工程系建系筹备的紧锣密鼓中，罗教授作为组长，带领二十几教师，在二十来平方米的陋室里，开始了艰苦的奋斗。1982年开始建系，当时在国内尚数首批，他担任系党总支书记。在他的带领下，系里开始有了由宿舍改造的固定的办公室，有了新的宿舍，新的教学楼，规模和实力都在不断增强。

作为系里堂堂领导，他却把系里的所有杂务都包下来，甚至在学校开学前带头打扫卫生、拖地、抹床、擦窗，干得不亦乐乎，丝毫没有一点领导的架子。

当时系里的老师一般都是工科背景，许多东西都是边学边教，现炒现卖。罗荣教授强调，办学一定要办出自己的特色来，不能照搬别人的东西。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践中获得经验，并提升为知识，最终服务于实践。从1982年到1987年系里出版了十多本老师自己编写的教科书。作为系党总支书记，他并不是死板地按照学校的指示去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而是给学院的每位老师买了一本政治经济学，组织他们认真学习和讨论。他谈到，政治经济学是最基本的东西，一个教育工作者首先必须把政治经济学研究透彻，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管理工程系的老师。

他身先士卒，一方面忙于处理系里的事务，为学院的发展建设殚精竭虑；另一方面，他还一直



战斗在教学一线，教书育人，耕耘不辍。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社会迫切需要建设一套完善的经济法体系，规范经济行为，并且期望减少外商投资的不确定性，以鼓励外商投资；同时减少国际贸易中间的一些政策上的不对称性，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罗教授把自己的法学和经济学双剑合璧，开始经济法的研究和教学。由于他培养的接班人 and 研究生，都被企业和单位“抢去”，导致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孤军奋战。1987年他以第一主编出版了《经济法教程》，而该书至今已修订再版七次，发行量达十五万六千册，并在1989年荣获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教材奖、在2000年12月被全国书刊发行协会评为全国优秀畅销书。此外，他主编的教材还有《涉外企业经济法》、《经济法与科技法导论》等。与此同时，他还先后担任中国经济法研究会高等工科院校分会会长、顾问。

学院从当初的一穷二白三没有的情况，到今天雄厚的师资力量，桃李满天下，如果说是一个奇迹的话，那它属于每个为工商管理学院付出过的人，同样也有我们罗教授的一份。

### 大道至简 返璞归真

和罗教授在一起，会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他的微笑、他的声音、他的举止、更有他的思想，都深深地打动着周围的人。

当年摸索着初试“边缘学科”的罗教授并没有想象到学院竟可以发展到现在的程度，对于25年来的“从无到有”，罗老言语中充满了自豪与喜悦，但他仍是一脸朴实而慈爱的笑容，波澜不惊

中让你更为珍惜这种难得的坦然和平静。“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罗教授以这句话为自己的座右铭。

“我患过癌症”，聊到深入时，他淡淡的、若无其事地一带而过。而从其他的老师那里了解到，当时罗教授准确地预感到自己患的是癌症，医生怕病人承受不了，试图隐瞒。他非常坦然地对医生说，“我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也明白病情的严重性，更清楚我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你们不要有所顾虑，我相信你们。”他的冷静让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平时笑容可掬、待人一团和气的罗教授，在那一刻，让人感受到了一股大将风度。

医生当即同意，“明天立刻做手术！”

奇迹发生了，顽强的罗教授，在与癌症的对抗中，顽强地战胜了病魔。就像医生所说，奇迹不属于医生，而属于罗教授。

这就是罗教授，在他的身上，你可以深刻感受到返璞归真的美，没有矫饰没有浮华，所有曾经的风风雨雨艰难困苦如今都化作了岁月的痕迹，唯留下一身坦荡。我想，这大约就是孟子所谓：“夫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文/温春生 陈茹

罗荣，1931年10月生，安徽广德人，教授，硕士生导师。1955年大专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政法专业，1958-196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班学习。1960-1962年在上海财经学院任教，1962-1970年在暨南大学任教，1970年起在我校任教。1994年离休。长期从事经济法学研究与教学。



# 十号楼

的故事

厉以京



窗外，淅淅沥沥的小雨渐渐地停了，阴霾的天空也变得明亮起来，这一切似乎都欢迎着厉以京教授的到来。早就听闻厉老的大名，见面才发现，这位工商管理学院的首任院长、德高望重的学者是如此质朴、如此和蔼可亲，我们不禁更想走近厉教授，去了解他的成长、他的经历、他的人生……

## 曲折经历 管理相伴

翻开厉教授的人生历程，可以发现他与管理的联系是如此密切。他出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初，18岁进入湖北人民革命大学，后来留校当了教师。为了响应国家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培养人才的号召，1952年，他作为调干生被保送到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前身）机械系学习。厉教授告诉我们，当时的课程大多是按前苏联的模式翻译过来的，其中有《机械工厂设计原理》等三门课程涉及到了管理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他当年做的毕业设计是关于在广州建一个磨床的工厂，里面不仅包含了专业技术方面的知识，还有如何对工厂进行管理的内容。

四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之后，他想去东北或西北磨练，未能如愿以偿。当时全班60个同学，有20个留校，厉教授是其中之一。后来因为所处时代的政治原因，1958年他被下放到广州重型机械厂当学徒，干的是翻砂工的活，后来大炼钢铁，又调回学校，在华工机械厂当教学副厂长，开始从事与教学相关的管理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被发配到仓库当搬运工，1969年，他又到广东韶关干校劳动了两三年，负责过两百多人的吃饭问题，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管理统筹经验。1971年，他回到了华工机械厂，负责供销和采购。厉教授笑称，“这算是我第一次



和营销打交道，可谓实践出真知啊！”

1980年，旨在帮助中国培养企业管理人才的中美科技管理培训中心（大连）成立，厉教授时任该中心市场营销教研组的中方教师。当时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立分校霍尔顿教授的接触，激发了厉教授从事管理教学研究的热情。八十年代初期，学校开始重视管理学科的教育，厉教授从此一直承担起管理学科的教学任务，并担任了管理工程系系主任。1992年，工商管理学院正式成立，厉教授众望所归地当上了首任院长。

### 厚积薄发 硕果累累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的春风吹绿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对于厉教授来说，这无疑是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尽管当时厉教授已年近半百，但他的学术生涯又进入一个新的天地。

厉教授的见解总是独具匠心，他那创新性、开拓性的思维开辟了管理现代化的先河。1979年，在参加了全国教委关于恢复工科院校管理课程的会议后，厉老在华工十号楼顶楼的两间小房里成立了“技术经济与管理现代化教研组”，并把家也安在了那里。“斯是陋室，唯吾德馨”，正是在这两间十平方米的陋室里，他的许多前瞻性的研究和计划得以诞生和实现，后来管理工程系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我们一路前行，来到装修一新的十号楼时，厉教授显得兴致勃勃、感触良多。回想起当时那段艰苦却美好的生活，厉教授动情地说：“最初，管理工程系在我的家孕育成形，后来，管理工程系就成了我的家。”

1981年从大连回来，厉教授就向学校申请，要开设市场学这一学科。这无疑是厉教授前瞻性思考的又一次体现。厉教授还清晰地记得，当时

有不少朋友劝他，“千万不要搞市场学”，但厉教授坚信国家要发展就一定要对市场进行深入的研究。如今，厉教授依然说：“当时搞市场研究是十分正确的，以后还要坚持把市场研究搞下去。”

经过厉以京等几位老师的艰辛筹备，1982年，管理工程系正式成立，并受广东省委组织部的委托，开设了第一届企业管理干部专修班。不久，厉教授作为访问学者在香港中文大学进修了一年。此后，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先后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管理学院、美国东北大学、都灵学院、香港浸会学院、香港城市大学等院校进行学术访问与交流，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管理学术思想。1992年，在厉教授的大力推动下，工商管理学院终于成立。当时学院无论是师资力量、学科建设还是教学设备都还非常不完善，但是厉教授认为困难的存在正是前进的动力。于是，他带领着管院上上下下几十教师职工艰苦奋斗，从课堂教学到新学科、新科研项目的申请，都不遗余力。在他的领导下，学院一步步地向前迈进，由最初的几个本科专业，发展到后来的本科、硕士、博士学位学科体系全面建立，并最终在广东省管理学院建设中名列前茅。

### 为人师表 桃李芬芳

作为一名老师，厉教授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用他夫人的话来说，厉教授对学生比对自己的子女还要亲。在任时，厉教授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教育事业当中。对待学生的毕业论文，他总是再三斟酌、反复思考，而对自己女儿的毕业论文，厉教授却一拖再拖，没有时间指导，因为他把时间都用在培养学生的身上。

正是因为这种爱心育人、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才使得厉教授培养出了一批批杰出的毕业生，



桃李遍天下。在工商管理学院工作的多年来，除了本科生，厉教授带过的研究生就有近百名。问起他最大的成就，他笑道，“我哪有什么成就？学生的成就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再次回到美丽安静的校园，再次看到发展迅速的工商管理学院，厉教授坦言，他感到十分欣慰。谈到学院今后的发展，厉教授指出，“我们要扩展视野，与国际接轨。要与国内外的优秀大学互相支持、共同发展，资源共享，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交流。”此外，他还着重强调，师资力量的好坏对于学院将来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是注重师资队伍的软件建设——培养教师的专业意识，拓宽学术视野，转变教学理念，充实知识结构，明确研究方向，逐步形成学术梯队，同时鼓励老师多参加国际会议，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其次是加强师资队伍的硬件建设——要发展就必须引进人才，可以从世界各地、全国各地通过各种方法引进优秀的教师，形成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的高层次、高水平、有学科特色的师资队伍，通过培养学科带头人，加强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建设，促进全院师资整体水平的提高。

### 相濡以沫 甜蜜温馨

厉教授和他的夫人感情十分深厚，当年两人常常拉着手在校园里散步。当我们让他的夫人谈谈厉教授时，她笑着说，“作为丈夫，他基本合格”。在采访的过程中，一个小小的细节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们提出要给厉教授在旧教学楼前拍照留念时，厉教授招招手说，“老伴，一起吧，这样拍才好啊”。看到如此温馨的情景，不由得让人心生羡慕。四十多年的时光，他们携手走过，相濡以沫，令人感怀。

当我们回到厉教授举行婚礼的地方——10号楼214房时，厉教授兴奋得像个孩子，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起了当时的情景。他告诉我们，当年他和夫人结婚的时候，只是把课室里的桌子搬开，就在那窄小的空间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因为没有新房，只能把同班同学让出来的一套教工宿舍当成这对新人临时的家。看着两老在十号楼前，亲密地摆着当年结婚照上的姿势时，让人感叹到，原来幸福就是如此的简单。

面对着眼前这个精神矍铄、豁达宽容的老人，我们很难相信他已过古稀之年，更难以想象他前两年动过一个大手术。面对人生路上的坎坷，厉教授淡淡一笑，他说，“对于自己来讲，这些挫折和困难不是绊脚石，而是一个锻炼、学习的好机会”。

今年，是工商管理学院成立二十五周年，谈及学院现在的状况，厉教授觉得很欣慰，他认为新一代的领导集体没有辜负他的期望，甚至超过了他的设想。他认为有这些优秀的领导和教职员工，即使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什么障碍，都可以凭借努力的智慧迎刃而解。毫无疑问，工商管理学院必将有更加辉煌的明天。

文/姜海龙 陈元 孙云飞

厉以京，1932年8月生，江苏仪征人，教授，硕士生导师。1956年本科毕业于我校机械制造工程专业并留校任教。历任华南理工大学机械厂长、管理工程系系主任、工商管理学院首任院长。曾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多所高校做访问学者及讲学。长期从事管理科学与管理工程的教学和科研。主讲经营管理学、市场营销学、国际企业管理、跨文化管理等课程。



# 琴心 柔情 侠骨

她，豁达大度，豪爽直率，刚强果断，“三杯吐然诺，意气素霓生”；她，感情丰富，儿女情长，师生情长，“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她，便是王剑琴教授，一剑一琴，笑傲江湖。

## 勤勉好学 韬光养晦

王教授祖籍杭州，抗日战争时期曾到四川重庆躲避战祸，后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毕业后留校作助教。由于她成绩优秀，工作出色，思想先进，1956年至1958年被委派至哈尔滨进修俄语，迎接苏联专家，学建筑工业经济。王教授说：“这时候才算和‘经济’沾了边。”1963年她开始读在职研究生，然而就在她完成论文的时候，遇到了文化大革命。各方面表现优异的王剑琴当时深得导师器重，被升任讲师。但是在文革的影响下，社会动荡，秩序混乱，反修正主义之风使“经济”一词蒙上了阴影，她被





当作修正主义的苗子，正常的教学遭到破坏，经济课程更是遭受灭顶之灾。文革过后，经济课程的发展仍受到各种阻碍。1973年她来到华工继续工作，当时教工农兵学员英文。凭借着扎实的语言功底，王教授重拾自己的英文，为之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谈到学习外语，不得不说的是王教授对语言有着极高的天赋。从江浙到巴蜀，从东北到华南，各地的方言她都信手拈来。当年为了迎接苏联专家，对俄语一窍不通的她插班到大二俄语系，短短的几个星期内俄语水平就超过了班上最优秀的同学。她的俄语炉火纯青，甚至做梦都用俄语思维、表达。当时的苏联专家一下子便相中了她。不仅俄语如此，王教授的英语也毫不马虎。虽然只是高中学过英语，但是1973年改教英语后，她也很快就运用自如了。文革结束后，王教授主管外事，凭借着流利的英文左右逢源，与国外很多大学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学院的对外国际交流打下了基础。在我们望“洋”兴叹时，王教授微笑着鼓励说：“语言问题关键在于勤勉好学，另外还必须勇敢地说，大胆地用。”

### 开山铺路 建功立业

历经数十年的韬光养晦，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中国迎来了春天，王教授的事业和人生也迎来了她的春天。

1982年，管理工程系组建之初，王剑琴便义不容辞地加入到这支“开山队伍”。经历文革十年的破坏，管理和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不可逾越的断层。但历史的遗留并不能阻止他们前进的脚步，管理工程系最早的十几位老师们从零开始，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材和讲义，各位

老师也都选择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叶春生教授工业经济，厉以京教授市场营销，许统邦教授生产管理，王剑琴教授则选择了技术经济学。

在学院建立初期，他们一方面走出校门，下到工厂作实地考察研究，收集资料；一方面走出国门，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地吸收西方先进的知识。在王教授等前辈们的带领下，学院最早争取到一些大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其中包括广深珠高速公路和生物工程万吨单细胞蛋白项目。教学中，老师们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在实践中提高理论水平，同时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当时争取到的项目，为技术经济学提供了大量活生生的案例，受到学生和业界的广泛好评。

在走出国门的过程中，王教授主管学院的外事，像一把利剑打破坚冰，接待来校访问的国外专家学者，并接受多个国外大学的邀请，到国外进行访问和学术交流。技术经济学初具规模，可她并没有满足，而把目光投到更广泛的领域——西方财务管理。她在国外学习的过程中发现，技术经济学只是工程、机械专业的学生才有的课程，为的是增加他们的一些经济知识，而管理专业方面，西方开设的几乎全部是财务管理。她高屋建瓴，举重若轻，认识到技术经济学只是冰山一角，财务管理才是比较全面和系统。于是王教授引进国外教材，并主持翻译，然后在研究生中率先开辟了西方财务管理的课程。在他们的努力下，管理学东山再起，管理工程系也是人才辈出，为广东省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才。

学院的发展日见曙光，但王教授却由于操劳过度，导致健康受到影响，冠心病折磨着她。另一方面，她看到知识爆炸，新兴事物目不暇接，应该给年轻人更多的成长空间和更多的发展机



会。审时度势，她便与学校签订了协议：在她退下来后，学校要提拔一些学院的青年骨干，形成新的教学科研梯队。于是在1995年，关门弟子出山后，她激流勇退，淡出了“江湖”。

### 心系学院 回归家庭

退休后的王教授并非“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她的心始终关注着学院，关注着学生。学院组织的退休教职工的活动，她都非常乐于参与。每次回到学院都觉得非常欣慰与兴奋。谈到学院的今天，她用“不可思议”这个词来形容，她说：“学院发展的规模和程度都远远超乎了我们当年的想象，这都归功于学院全体教职员工的智慧和勤奋，归功于学生的积极向学。”对于她当年的功绩王教授只字不提，只是关切的说学院如果还有什么需要的话，她会尽其所能。

王教授豁达开朗、积极乐观，富有情趣，是一个很重视家庭的人，坐在她家的客厅，可以感受到无处不在的温馨。谈到自己的家庭，王教授脸上洋溢着温情。平时做做健身、偶尔云游天下都是她喜欢的事情，原来那些外语积累仍然能够派上用场。几年前王教授跟随旅游团一同去俄罗斯旅游，导游“欺负”老人们不懂俄语，在不需要门票的场所还向大家收取门票钱，于是直爽的王教授站了出来，不仅向大家介绍了景点，还揭穿了导游的“小伎俩”。当王教授用流利的俄语与俄罗斯的司机交谈时，导游目瞪口呆，一时对这位“老太太”佩服得五体投地。

### 师生情深 桃李芬芳

做了一辈子的教师，王剑琴教授最自豪的是她有很多优秀的学生，学生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也

做出了很多优秀的成绩。在采访中，无论问到哪一个学生，王教授都能讲出他们学生时代的情况以及现在的工作状况。她说：“我们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关系是‘亦师亦友’。学生逢年过节都会回学校看望老师、向老师汇报工作成绩，老师平口里也总为学生牵肠挂肚。比如有些课程班的学生因为工作缘故不能按时上课，老师们则不辞辛苦的去为其补课。有些学生工作不顺利，老师们则千方百计为其谋划。师生情深，不是一句两句话可以概括清的。”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王教授自己也是一个好学生，对自己同济大学的恩师90多岁的老教授，仍然是每年都送去自己的问候，连续十多年来为恩师送挂历，祝福恩师每天都健康快乐。

王剑琴教授，作为教师，追求事业勇于奉献；作为妻子和母亲，追求家庭和谐美满。在管理工程系创建初期，勤勤恳恳，以笔为剑，立下汗马功劳，可谓名剑风流；如今功成身退，寄情山水，颐养天年，静享天伦之乐，真如琴箫合奏。一剑一琴，成就了她的极致人生。

文 / 温春生 胡雅静

王剑琴，1934年1月生，浙江余杭人，教授，硕士生导师。1956年本科毕业于同济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1962-1966年攻读同济大学建筑工业经济专业在职研究生。1956-1972年在同济大学任教，1973年调入我校，曾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访问学者。1992年退休。长期从事建筑经济学及技术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讲建筑经济学、技术经济学、西方财务管理等课程。





# 当 海潮涌动 波瀾迭起



黄海潮

当我们进入会议室的时候，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位精神矍铄，态度严谨，气质儒雅的老人。是的，他就是 76 岁的黄海潮教授。

“我为人比较爽直，爱好独立思考，办事认真、比较细致，不甘人后” “我并非身居高位，亦无丰功伟绩，只是一名努力授业的教师”，这是黄海潮教授对自身的评价。不过，正是他的性格与机遇，成就了他一生的管理教育事业。

## 坚强意志 狂风不倒

在风云万变的年代，黄教授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1949 年，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怀着“生于斯，死于斯”的情怀从香港回到祖国，求学于岭南大学经济系。在 1952 年国家的院系调整中，转到中山大学完成了大学学业。

黄教授秉承不断学习的精神，有着丰富的求学历程。1953 年他毕业后来到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前身）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然后又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当他再次回到华南工学院任教、主讲政治经济学时，却正碰到了中国的十年动乱时期。在那混沌的时代，他遇到了许多磨难与挫折。黄教授讲述说，当年工宣队进校的时候，整整给他列出了“十条罪状”，如“反党反社会主义”、“忠实执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等诸如此类，并给他扣上了华南工学院“三家村悍将”的帽子，他的大字报甚至比当时院长的大字报还要大。在当时的形势下，他的政治生涯以及教学生涯随时面临中断，但他却怀着坚韧的意志在教育岗位上挺了过来。1976 年，一批批的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学习，经过艰苦磨砺的他们都十分珍惜学习的机会，对学习有着高涨的热情。黄教授说，“那时虽然很难，但学